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

十指意气 数行好书

主编 / 谭振飞
副主编 / 王 客 龙 友

中信出版集团

朝披夢澤雲笠鉤清茫尋
絲得雙鯉中內有三元辛篆
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還家
洞天老奧義不可量金刀刻青
靈文瀾皇廷取十二
人房

十指意气 数行好书

主编 谭振飞

副主编 王 客 龙 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指意气 数行好书 / 谭振飞主编.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9.1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

ISBN 978-7-5086-9523-5

I. ①十… II. ①谭…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1889 号

十指意气 数行好书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

主 编: 谭振飞

副 主 编: 王客 龙友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3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523-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杨建虎（山东艺术学院讲师）
周勋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陈亦刚（大理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衣雪峰（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
张 彪（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

新碑帖的发现和出土，不仅改变书法史的阐述方式与角度，使得每一个时代的书法史图谱更为翔实而可靠，而且对于更广大的学书者群体，将引起具体的技法反思与推进，在取法的横向选择与纵向的书风参照上，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

扫码下载
中信书院 APP



与世界同步 与大师同行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反映了近年来书法专业人士最新的创作、研究成果。文章内容涵盖书法理论、书法史、书法欣赏、书法批评、创作经验等。

在理论研究上，这些文章从广阔的当代人文思潮中引入了新的视角，在书法史研究中注重发掘此前被忽视的材料，而在书法批评上，则保持了一种严肃写作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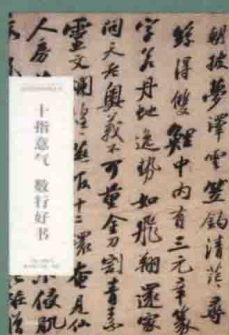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为我们了解历代书法名作背后的秘密开启了一扇大门。不论欣赏，还是学习书法，都将启人思维，引发人们新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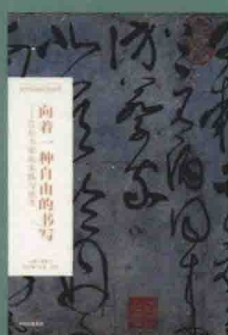
涂抹与速度



书法：“忘情”与“布置”



十指意气 数行好书



向着一种自由的书写
——12位书家的实践与思考

图书策划 中信美术馆

策划编辑 曾夜荣 徐芸芸

责任编辑 王琳

营销编辑 孔维琨 李晶 徐哲

装帧设计 赵妍 牛刚 杨雪妍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600-8099 网上订购：zxcbs.tmall.com

官方微博：weibo.com/citicpub 官方微信：中信出版集团

官方网站：www.press.citic

微信关注“中信书院”服务号，一起用知识拓宽平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入选的文章，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生的作者占了大半。一代新人已经登上书法研究的舞台。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书法当然不在社会变动的中心，但是对于一个专业领域，仍然是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可以看作书法专业教育的发展时期。三十年的努力，从人员寥落的专业队伍到几十个院校的书法专业，虽然还存在种种困难，但它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后来者提供了深入和发展的可能。

最近十几年的收获，展现出书法领域新的气象。

作为学术和艺术的书法，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常常听到人们说，书法不受重视，书法领域缺少人才。

不是这样。社会的变化，新兴领域的兴起，使有才华的年轻人分散到众多的领域。哈斯克爾就说过，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去电影领域，投身美术领域的人才少了。但一个领域，总会有各种机缘带来杰出的

青年，何况一个领域只需要几位真正的好手，情况便截然改观。

这样潜在的好手，我认识的就有几位。

一位朋友激动地问我，是谁？我没有回答。成才是艰难之事，文化中重要人物的出现，除了才华，还需要有知识、涵养以及性格和意志的磨砺。有一个方面的欠缺，便难以成就。但我心中是祈愿着，也深信着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问题，要一代人自己去寻找。

如果把 20 世纪分为三个阶段，成长于 20 世纪前期的一代，继承传统者，在抱负、深度、锐意上不输于他们的前辈，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可以看作这一代胸襟与识见的代表；中西融会者如宗白华，既有对书法的高度敏感，亦有对感受的精辟分析，他们为书法的现代思考开辟了一条新路。

接下来的一代，把对书法的思考融入当代学术，提出一些前人不曾提出的问题，既在当代学术的框架中做出解答，亦构建新的概念系统，慎重提出由书法而引发的种种问题。所提出问题的尖锐、深切，不下于其他相关学科。

对新一代，我的希望是，对书法的视觉、精神含蕴继续深入，通过书法解释中国艺术中的深层机制，再由此而深入中国文化从未被阐释的秘密，也注重新的内涵的培育与阐释。阐释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不避草创、不避新见、不避论争，一点点积累书法新的含义。这需要新的创作的配合——只有独特的视觉图形才能表现独特的精神内涵。你们有你们不可替代的一代人的生存感受。

书法评论和历史陈述，归根结底要落在问题上，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个分支，一定要有比前人更进一步的问题。

论述要严谨，要戒绝任何草率之处。文字不仅是给书法界读的，更是给所有关心感觉和思想的人读的，是给某些更苛刻的读者来读的。资讯的发达，使人们觉得“文章千古事”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每个时

代总会留下一些感觉和思想的痕迹，我希望这个时代留下一些有关于书法的内容。

波德莱尔说：年轻人写作，即使报酬微不足道，也必须竭尽全力。

书法的未来在你们的手上。让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从书法出发对中国的艺术、文化、哲学进行反思，并推动有关领域的进展。

书法应当为当代艺术、当代思想提供不竭的灵感。

关于创作。过去的书法，是学习一种风格，在长期的磨炼中塑造自己的感觉和书写习惯，形成自己的面目；但现在的书法创作，是从掌握经典的核心技巧入手，并想象、发明新的手段——因为表达新的生存感受的需要，其中当然也包括你对传统的感悟，但那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作者人性的、当代生存的内容。

对任何已有风格的模仿都是练习。只有经过了这个阶段，书写才成为表达内心生活的手段。不过不是所有内心生活都有同样的价值，只有深刻的人性以及内心生活，才有可能成为称得上是对作品的书写支持。

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为了让你们确立更宏伟的目标。

2018年5月31日 北京

目 录

前言 邱振中	3
--------	---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书学研究

杨建虎	001
-----	-----

书家苏轼 周勋君	037
----------	-----

十指意气，数行好书

——读王铎行书手卷《蒋鸣喈像赞四言诗》散记

陈亦刚	051
-----	-----

曲阜汉鲁国故城遗址出土陶文的刻制方法

张彪	071
----	-----

东魏的平宽书风

——闫详墓志 衣雪峰	097
------------	-----

从未中断的脉络

——《慕容纂墓志》 张彪 107

北齐复古书风的意义

——李宁墓志 张彪 119

亦须悟得隶法

——北齐《宋休墓志》 张彪 137

延续中的书法

——从北周《朱绪墓志》说起 张彪 147

赖得此志楷法传

——张旭书《严仁墓志》 张彪 157

谁能待之 篆止于斯

——李阳冰《诤先茔记》 张彪 169

作者简介 181

后记 谭振飞 183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文书学研究

杨建虎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①学术的预流，需具备新方法，或有新材料。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书作为一种新材料，其学术研究则成为这个时代学者的新潮流。自20世纪初，随着敦煌遗书不断地被世人所知，围绕敦煌遗书，逐渐兴起“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对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书学做一些理论方面的探讨。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900年发现于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今第十七号窟），编号为北0690，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简称《金刚经》。

一、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背景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发展、融合，到唐朝逐渐由异域化转变为中国化，进入鼎盛时期。唐代帝王多崇佛敬僧，弘法利生，并推恩孝之道。高祖、太宗、高宗基本上执行既定的“先老次孔末后释，凡有功德金向释”，按道教、儒学、佛教的序列排序。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自幼笃信佛教，笄年受戒，又出身名门，其父亲为开国元勋，为李渊所恩宠，这些为武则天崇佛和发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武则天利用佛教经典《大云经》的“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等经文附会女身称帝，于载初元年（690），武则天改李唐王朝为周。此后武氏改变了老、孔、释的位置关系，将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主张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与儒家提倡的忠孝产生了矛盾。佛教与儒学的矛盾在多方面的争辩下未果，后武则天和唐高宗召集千官详议，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发展为僧道可跪拜父母、不拜君王的礼仪，这样就在佛教传统的“不拜”与儒学的“忠孝”之间寻求了一个平衡点，所以忠孝、佛教与武则天称帝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武则天非常重视佛教的教化力量和儒学的忠孝观念，将其作为维护皇权的一种手段，尽力为世人树立自己的忠孝形象。在忠君方面，唐高宗染疾时，武则天竭力侍奉夫君，协助其处理朝政达23年之久，掌握着天下大权，史称“二圣”。在孝道方面，武则天尤其重视父母的丧葬礼仪，尤其对其母亲杨氏的追福活动更显隆重。咸亨元年（670），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武氏一方面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过世，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妇女的地位，她为母亲按照王礼建成顺陵，葬在咸阳塬上，为其造佛像追福，请少林寺僧为其父母做功德，并且下诏在长安太原

寺庙抄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经过群书手三校和高僧详阅，并将校订的标准经文颁赐天下州郡大寺，其抄写时间起自咸亨二年（671），止于仪凤二年（677）。^②《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则《金刚经》总数为3000卷，《妙法莲华经》总数为21000卷，现存《妙法莲华经》34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0卷。^③公元676年，改元仪凤，直至高宗驾崩，武则天全面掌控朝政。时值武后之母逝世的第二个“服三”，皇室敕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本文研究的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便是武则天为其母杨氏追福的其中一卷。这一萃聚了当时名书手、详阅者、装潢人等的宫廷写经，与其说是佛教盛世下的宫廷写本，毋宁说是树立忠孝形象和维护皇权权威性的产物。

二、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译本

《金刚经》是大乘佛教宣扬般若理论的经典。它在思想上宣扬“无相”，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应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即不论处于何境，心不执着世俗物质，才能随时任运自在，才有可能领悟佛理禅意。

《金刚经》的译本经六位高僧翻译，共九个译本，由于部分译本失传或者不完整，目前传世的汉文译本完整的共有六种，分别由六位高僧翻译。译本为：（1）后秦鸠摩罗什译本（简称罗什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弘始四年（402），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先后迎请和护持鸠摩罗什译于长安，为流传最广的译本。（2）北魏菩提流支译本（简称流支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永平二年（509），北魏宣武帝礼请和护持菩提流支译于洛阳。该译本比罗什本字数多。（3）梁陈真谛译本（简称真谛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南梁武帝与南陈梁安

太守迎请和护持真谛译于梁安郡。(4)隋笈多译本(简称笈多本),全称《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礼请和护持笈多译于洛阳,该译本是中文与梵文对应着翻译,按照原梵文排列,所以又称为“直译本”。(5)唐玄奘译本(简称玄奘本),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贞观二十二年(648)与龙朔三年(663),玄奘曾两次翻译此本。(6)唐义净译本(简称义净本),全称《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长安三年(703),唐武则天迎请和护持义净翻译出此本。

从译本的内容来看,基本大同小异,但偈言也有不同者,如:

(1) 罗什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2) 流支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3) 真谛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

(4) 笈多本:若我色见,若我声求,邪解脱行,不我见彼人。

(5) 玄奘本: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

(6) 义净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起邪观,不能当见我。

我们翻检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言作“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图1-1)其与真谛本、笈多本、玄奘本、义净本皆不同。罗什本与流支本为同一偈言,又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偈言作“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图1-2)与罗什本同,而流支本作“一切有为法,如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图 1-1 仪凤元年《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言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图 1-2 仪凤元年《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言

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故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鸠摩罗什译本。此译本的流行既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其文简洁明快，义理贯通，故在敦煌地区广为流布。

三、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用纸

(一) 写经用纸的材料

关于“纸”的记载，虽然在西汉就有了，但是自战国到西汉普遍流行以绢本作画，主要是由于当时流行的麻纸质地粗疏且尺寸较小，不适合表达特殊的艺术效果。晋六朝还是以麻纸为主，但是纸质已经洁白坚韧，适合书写及绘画。到了隋唐，纸张的质量和加工技术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代，尤其宫廷及内府的用纸，质量要求极高。

该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唐代宫廷写经。这种纸张的加工工艺极其考究，先将麻纸用含有黄色色素的黄檗来浸染，这样纸张就由白麻纸变为黄麻纸，所以该纸又名“染潢纸”。其间黄檗树皮主要含有小檗碱，具有杀虫防蛀之功效，从而能延长纸张的寿命。麻纸未加工时为生纸，由于纸面毛细孔较粗，纸质不够紧致，容易出现洇墨现象，所以要经过施胶，主要是将淀粉剂或者动物胶涂于麻纸表面或者掺入纸浆的方式，使麻纸由生变熟。这样处理完的纸张，纸质紧致，不易洇墨。之后还要把纸放于热熨斗上，并于其表面均匀地涂一层黄蜡，这种工艺纸名曰“硬黄”，主要流行于唐代。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载：“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辟蠹。”又载：“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④最后要在纸面上用粗布或石块等予以研光，这样，既可以明显增加纸张的精密度、平滑度，又不易透光。这种由麻纸经过染色、施胶、涂蜡、研光后制成的硬黄纸，质地硬密光亮、莹澈透明，从而易于表现写经细腻的笔致。

(二) 写经用纸的尺寸与数量

随着抄写内容增多，写经用纸在长宽幅度上，东晋、隋唐不断地增大。前期写经用纸主要有两种尺寸。两晋的小纸尺寸为：高 23.5—24 厘米、宽 40.7—44.5 厘米；大纸尺寸为：高 26—27 厘米、宽 42—

52 厘米。南北朝的小纸尺寸为高 24—24.5 厘米、宽 36.3—55 厘米；大纸尺寸为：高 25.5—26.5 厘米、宽 54.7—55 厘米。^⑤ 隋唐代用纸主要有三种尺寸：高分别为 25—26 厘米、27—29 厘米、30—31 厘米，宽一般为 36—55 厘米。^⑥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用纸张为唐代的较小的纸张，尺寸为高 25.7 厘米、宽 47 厘米。天头空 0.9 厘米，地脚留 2.3 厘米。划乌丝栏，该栏均匀细密，首尾如一，应该为金属锡一类矿物所划。栏高 22.5 厘米，每字约 1 厘米见方，每行抄 17 字，栏宽 1.5 厘米，每纸 31 行。这种规定行数和每行的字数，方便写完以后校勘，也容易计算出一部经卷的字数和用纸量。每纸书写完成后，装潢手按顺序粘贴起来，再用轴杆把它卷起来，形成一个以“卷”为单位的经卷。该卷全文本应为 5189 字，用纸 12 张。现卷首有残损，脱去两纸多，存 438.4 厘米，余 4500 字。

唐代写经用纸，因其加工过程繁复，又抄经的用纸量较大，仅按武后为母亲追福缮写三千卷《金刚经》来算，就需要用纸 36000 张，故官方抄经用纸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僧人根据所写经卷来计算用纸量，然后一次性领取完毕，如遇抄错则要在纸张管理者处兑换新纸，换取的纸张数亦须登记在册，遇到私吞纸张的情况还要受到惩罚。

四、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题记

题记是该敦煌遗书的各项内容标识。包括了标题、写经人、装潢人、校勘人、纸张数量等，对于研究该敦煌遗书的性质及其功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首题残缺，尾题完整

敦煌遗书为卷轴装，佛经是按顺序一张一张地抄写，等全部抄完